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文選

卷四十三

書下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

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 嵇叔夜

康曰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 無謂說其情不願仕也

其素志故謂知言也 虞預晉書曰山嶽守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穎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

聞之以黃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

也 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 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

下議以吾自代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

呂仲懷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事雖不行

知足下故不知之 言不知已之情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言足下傍

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

耳 偶謂偶然非本志也 雅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

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莊子曰庖人雖不

俎而手薦鱻勞漫聲之羶腥 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

代之 以厚行漫我高誘也 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且讀書

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

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所不堪直不可強

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

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回其波周易曰悔吝者象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

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史記曰莊子名周嘗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

又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蕙愛不羞執鞭子文無

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惠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

時曰蕙愛死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无喜色

三已之无愠色舊令尹之政必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

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窮則自得而無悶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不憫

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呂氏春秋曰昔

堯朝許由於霑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大子許由子房

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傳事論語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

也賈逵國語注故君子自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

附所安周易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

循性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贊曰

山林之士性而不能反朝廷之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

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

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大子相

如既學慕簡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

之為人更名相如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

想其為人入山捨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向子

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

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

業佟徒冬切史記太史公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

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

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

耳又縱逸來又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而慢相成

孔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

莊老重增其放放謂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

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任顧

頸纓赴蹈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雖飾以金鏤饗以嘉

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芾芾豐阮嗣宗不論

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

過差可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纒以相娛荒沉

不慎與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

持之耳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

謂太祖且投之四裔以繫王道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

慢弛之闕資持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

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

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

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

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過忌又與事接疵學自與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二不堪也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物郁自力受拜抱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三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寐切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痺作說文曰性復多虱把蒲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問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又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

言人於已為未見有矜怨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雖瞿

然自責然性不可化

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欲

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

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

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

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

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

杜預左氏傳注曰聒

也誼罵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

毛詩或

棲遲偃仰或

王事鞅掌尚書曰一日二日萬幾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

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

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

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

曰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遊山澤觀魚鳥心其樂之一行作吏此事

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

下伯成子高立為詣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

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耕而仲尼不做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將行

不顧仲尼不做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兩死蓋門人曰商

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齷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

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委齷甚也

近詣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

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

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

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死華子魚

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華子魚

不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

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

人也華歆舉管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

夫固辭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

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

也石民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

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

斷也章甫冠名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授於國中

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鴦子知之乎

夫鴛鴦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

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鴦得腐鼠鴛鴦過之仰天而視之

曰赫今子欲以邪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

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

此天地之平而縱無尤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

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言已所不

不能堪而行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

今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吾新失母兄

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

病顧此悵悵向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

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

武冠見端鬻子鬻子曰成之此謂成人鄭玄禮今但願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二盃

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騁騁適也音義之不置

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

不切事情自性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

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

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

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若吾多病困欲離

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

之所乏耳非如長才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

共登王涂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
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
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屨至春自暴於
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
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與芹子對鄉豪稱之鄉
豪取嘗之蜚於日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
區之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
意區之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
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滅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

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
劭至吳不取為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周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

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偃

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

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適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

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

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玄孝經曰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苟以

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无自辱焉今粗

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東觀漢記曰

耀或幽而光尚書曰桓靈失德災釁並興孝桓孝靈漢

天之曆數在尔躬詔策曰大禹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漢書

能亡失德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於是九州絕貫皇綱杜文

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四海蕭條非復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闔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尚書

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

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士

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

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

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

成王定鼎鼎於郊鄭史記曰秦取周九鼎世載淑美重

光相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出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

相襲若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

規矩宅封禪書曰此事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

天下之壯觀也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

東太守淵發兵逆於遼東自立為燕王擁帶燕胡馮凌險

遠左氏傳子產曰今陳講武艦不相供職貢國語號文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

貢各以其所有論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

貢所以無忘服也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

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

孫權往來賻遺權使張彌

許晏等齋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
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
猶自以為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信能

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經曰

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
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

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伐猛銳長區魏志曰景初三年

淵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

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書

有遼東郡曰遼陽縣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

非其醜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

列郡郡連山又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庶

海經有大荒悅服殊俗款附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自茲遂隆九野

論曰餘威震于殊俗秦自茲遂隆九野

悅服殊俗款附論曰餘威震于殊俗秦自茲遂隆九野

秦自茲遂隆九野

清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東夷獻其樂器

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東已後世服

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枝曠世不羈應

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魏魏蕩蕩

所具聞民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吳之先主起

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

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劉備震懼亦逃巴蜀

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劉備震懼亦逃巴蜀

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遂依

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劔閣銘曰巖三江五湖浩汗無涯

漢書曰吳有三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善哉行曰

江五湖之利也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善哉行曰

虜假氣游魂 二邦合從 容東西唱和 漢書合從連衡力

鳥魚為伍 互相扇動 距捍中國 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予和汝 與泰山共相終始 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

其寧 相國晉皇輔相帝室 魏志曰咸熙元年 文武相相

志厲秋霜 荀悅申鑒曰人 廟勝之筭 應變無窮 孫子曰

而廟勝得筭多者也 又曰 獨見之鑒 與眾絕慮 春秋元

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 明王獨見 主上欽明委以萬機 魏志曰陳留王與字景

四海歸往 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 長纜遠御 妙略潛授 偏師同

放勳 欽明萬幾 已見上文 心上下用力 稜威奮伐 采入其阻 漢書曰武帝報李廣

曰采入其阻 稜刺之 旅毛長曰采深也 井敵向奪其膽氣 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

可奪 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 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 魏

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文

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文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

奉皇帝璽綬為箋詣文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

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

衆東入巴劉禪詣艾降維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

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 開地五千列郡

曰凡民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穀梁傳曰伐不

稽顙絳闕 禮記曰拜而後稽顙 傳曰魏魏絳闕 球琳重錦充於府庫

左氏傳曰齊侯歸衛 侯夫人重錦三十兩 夫號滅虜 韓并魏徙 左氏傳曰

公醜奔京師 遂襲震滅之 執虞公 史記曰秦始始皇 十七年攻韓得韓王 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 此皆

前變之驗 後事之師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 又南

中呂興深觀天命

吳志曰交止郡吏呂興等殺太蟬蛇肉尚守孫請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蟬蛇肉尚

願為臣妾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外失輔車唇齒

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

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

國翼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

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

之因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方今百僚濟濟

雋又及朝

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又在官

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毛詩曰進

厥虎臣鬪如虓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國富兵強六

軍精練

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

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毛詩曰翰飛戾天鄭

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

自垣國

家整治器械

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曰器械兵甲也

修造舟楫簡習泉戰

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

濬決河

洛則百川通流

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

樓船萬艘

蘇勞千里相望書

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

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

者也

周易曰黃帝堯舜剗木為舟車

驍勇百萬奮力待時役不再

舉今日謂也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崇城自卑文王退舍

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

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

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

毛詩曰永言配命自

求多 蹙然改容祗承往告 漢書曰陸賈說尉佗佗於是

追慕南越嬰齊久侍 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

侍宿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 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陽之

則世祚江表求為藩輔 左氏傳王賜齊侯 豐報顯賞隆

於今自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拍麾風從

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 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雍益三州順流而東青徐戰

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申卒虎步秣陵

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記不肖軀 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 爾乃皇輿整駕

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 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

校或為 遊龍曜路歌吹盈耳 周禮曰凡馬入尺為龍樂稽

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 尚書曰受

林 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

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左

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 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

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

上 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 秦宮樊噲曾諫

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願公聽樊噲曾言楚辭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

曰心猶豫而狐疑 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 列子曰揚朱之友曰季梁得病

始則胎氣不足乳漣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季梁曰良醫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庚子曰上

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相侯客之入朝

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後五

日扁鵲復見日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相侯不應
後五日扁鵲復見望相侯而走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
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
也後五日相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
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涇乳汁也竹用切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子慎其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未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謡列子曰楊

朱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
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
其過老子曰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梁鴻
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
北邙兮噫頤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
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
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謡不由適
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邛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
也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周易曰
吉惟別之後離群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
雞戒旦則飄爾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戒盛者鄭玄曰警言
戒旦長庚告昏日薄西山則馬首靡非託漢書楊雄反騷曰恐日
日唯余馬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
隔或乃迴颺狂厲白日寢光踣蹠交錯陵隄相望徘徊

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毛詩曰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

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

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蕙傾頓桂林

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

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

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

投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今將

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衮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

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夫物不我貴則莫

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

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言

之艱懸鞞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經迥路涉

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蔡琰詩曰遄

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正晉曰日太陽也肆目平隰

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

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十二不足為貴也若廼顧影中

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哇悁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

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阮元珍為曹公與孫權書思躡雲

梯橫奮負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漢書曰馮衍書曰欲掃大山蕩北海踧

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盡復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

吾之鄙願也劉駒駘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治九區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鋒鉅靡非加翅翮摧屈自非

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周且勿曰樂天吾子植根芳苑擢

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靈輝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

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甘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

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惟足之重從容顧盼綽有餘裕

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

者哉去矣嵇生亦離隔矣必然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

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

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各敬爾儀敦復

璞沈毛詩曰敬爾儀繁華流蕩以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劉璠梁興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

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

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為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出

器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史記曰陳涉嘗為庸耕輟耕隴上

悵恨久之曰首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庸
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鸞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劉瓛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

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立功

乃遣蘇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立事開國稱孤延鷲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

侯自稱孤朱輪華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蒯通說

寡不穀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叔節擁旌征

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

高祖曰始陛下定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

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

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

一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

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

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

於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回

曰孤遂用猖獗至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鄒潤甫為

于今日志猶未已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推赤心

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

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車入按行賊營賊將曰

漢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

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將軍之所知

不假僕一二談也長揚賦曰僕嘗倦朱鮪涉丁牒切血

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王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

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今岑彭說

繡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

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
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
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
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血尚書曰孝
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
而悔之復及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
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曰荆通說范陽
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刺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
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中皆為刺也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動董於當世
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遠不遠而復
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
親之恩枉屈大法益鐵論曰明王茂將軍松柏不剪親
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剪親
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高臺未傾愛妾尚在相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
曰柔知丞郎雁行威儀有序佩紫懷黃魏書荀攸勸進
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乘
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謀帷幄乘
輅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輅傳漢書
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並刑馬作誓傳之子
更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將軍獨覲顏借
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將軍獨覲顏借
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言我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沈約
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
走高胥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
至洛陽王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
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

故知霜露所均不有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蘇武書曰但見異類但見異類姬漢舊邦無敢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二

卜氏此三姓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書曰

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

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

歷年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文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

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

當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

書曰朱旗南部洛攜離命豈猜貳晉中興書曰胡俗以

指自相夷戮部洛攜離命豈猜貳部洛為種類屠各取

豪貴又類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帥為酋國語伯陽父

曰國之將二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一心也

當駸系頸纒邸懸首藁街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

後以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

首乃各王以下宜懸

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驚集於

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袁宏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

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羣鸞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

絃登陴婢移豈不愴恨袁宏漢獻帝春秋滅洪報袁紹

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所以

康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齊史曰廉頗為趙將伐

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

之大梁父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

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

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諸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

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

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

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戎畢能素必可亡西河今
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
入秦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人情莫不念父母願妻
子非子惠子曰想早勵良規自來多福魏志明帝報王
人故無情乎言思聞良規多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武也
福已見上文明之世漢書曰孝惠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
高后時天下安樂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尅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
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緡將兵略巴黔中緡至滇
鮮昌海蹶角受化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雋昆明編
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緡將兵略巴黔中緡至滇
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
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
蒲海一名鹽澤去王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
伐殷也百姓若崩履角造岐日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
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履地也

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

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

中軍臨川殿下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王宏

德茂親摠茲戎重

劉藩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

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書相溫機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秦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顏延之和

布所懷丘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藩梁典曰劉沼劉孝標

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其

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圍齊求

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
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右渠閣以病乞骸骨
後隱東陽
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夫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孝標集有

沼難辨命論書毅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為

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莊子謂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

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楚辭曰芳菲菲而難離

曰沫已也孫卿子曰其器存其風俗通曰劉向別錄綴青首直治青竹作簡泫然不知

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涕之無從也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

哀而出涕曰予惡雖隙馬不留尺波電謝墨子曰人之

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而秋菊春蘭

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菊故存其梗既更酬其首京東

賦曰其梗若使墨翟之言無遂會堂之談有徵墨子曰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

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

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

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

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弋而死若書

之說觀之則鬼神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
室因感思神事問鬼神之神故北異東平之樹塋咸陽而西靡
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家
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
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奇姑泉昔有奇氏女與其父折

新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
大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
今作樂嬉戲泉固涌出也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劉向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授袂新序
日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
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
於晉顧及則徐君死於是
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劉子駿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

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
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歆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

起相龍其道其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

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

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論語曰自衛反魯刪詩書

丘作春秋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

王道成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棄道且之禮理軍旅之陣

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當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陵夷至于暴

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

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

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三
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
八人皆坑之咸陽漢興去聖帝明主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

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曰

與秦儀雜就臣願頗采古禮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

不絕漢書曰秦燔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

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

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秋曰漢

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矣與灌曰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

受尚書史記曰伏生者齊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

晁錯往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

受之學濟南伏生獨壁

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

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

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

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

而成成經也秦並後得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

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

缺簡脫朕其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時漢興已七

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

未焚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

辟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早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三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

蠱事未列于學官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漢書曰仲尼天漢武帝年號也

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

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博問人

間則有魯國相公趙國貫公暖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相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乃膠東庸生皆以教然

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

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只說而皆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

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

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

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

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

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

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

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公金匱曰夫人可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梁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漢書曰梁丘字長公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六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友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

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存人賢者志

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存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

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

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

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

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

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仿度白雪以方絜平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若其亭

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疑萬乘其如脫爾雅

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

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

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悶舉天下

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聞鳳吹於洛浦

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履可履

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

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維之間薪歌 豈相終始矣差矣君黃翻覆淚程子之悲

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程墨

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乍迴跡

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蒼頡篇曰嗚呼尚生

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子平也已見

日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倜儻世有周子雋俗之

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士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

山陰令稍遷國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

隱南郭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

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又曰南郭

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偶吹草堂濫

日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台切

巾北岳偶吹即齊字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誘我

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

好爵吾與爾縻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

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

王孫不遊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悞山潛之逸士

生焉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顯

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務光

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

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

沉窾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

宕山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

能風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

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髣髴鶴頭故有其

綉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從登筵上焚芟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芟荷以為衣

也風雲履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

草木而如喪至其細金章縮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

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銀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陳留

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阮籍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道快長殯法送

父埋敲扑誼顛犯其慮牒訴控惚裝其懷過秦論曰執敲

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佳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

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
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

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

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頓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傷稼犬牙綠界不入中牟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

爵中京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

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

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極蕙帳空兮夜鶴

賈曰陵高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石摧絕無與歸石逕

霞而輕舉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極蕙帳空兮夜鶴

怨山人去兮曉後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

纓投簪踈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於是南

岳獻嘲北隴騰笑列聲爭譏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

悲無入以赴弔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故其林慙無盡

碣愧不歎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皇之素

言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謂貧素之謂也史記伯

之陽雅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錦共素白雲至促裝下邑浪拽上京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

日拽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宿公子年謂詹子曰

魏闕象魏也說文曰高外閉之關也豈可使芳杜厚

顏薜荔無恥尚書曰余心碧嶺冉冉丹崖重溟塵游躡
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
洗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棗轅於谷口杜
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賸膽疊頽或飛柯以折輪
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
傳曰逋亡也
晉灼漢書注曰
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